

徐志道的生平

喬家才

徐致陶兄名志道，出生於民前十年，今年是八十三歲高齡，不幸於元月去世了。近半年來，我總感覺到他的情況不妙，說話活動都帶些神不守舍。其實民國六十九年，他七十九歲那年五月他在中外雜誌發表「藏本事件真相」，硬說駐南京日本副總領事藏本英明失蹤事件，發生在國聯李頓調查團到我首都南京以後，即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否定「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及東方雜誌大事日誌所記載的日期——二十三年六月八日。一個人憑自己的腦子記憶，往往會有錯誤。他是一位非常謙虛的人，為甚麼對藏本事件這樣固執？我就覺得他的生理上起了變化，也就是腦子已經有了毛病。

敢作敢為多采多姿

致陶兄，江蘇海門縣人，為海門縣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不幸在第七次會議的前夕逝世了，令人倍感哀悼。他的一生敢作敢為，多采多姿，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七年十一年間，追隨谷紀常（正倫）將軍從事建立憲兵工作。二十七年起，參加戴雨農將軍領導的軍統局工作；戴將軍殉職

後，軍統局改為保密局，他由副局長做到局長，但不能有所展布，為他一生遺憾。

民國十三年他在沙川縣翼鎮小學執教時加入國民黨，十四年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在上海的秘密機構）考取黃埔軍校第四期，十一月至廣州報到，編入入伍生第一團三營十一連，升學後為步科第二團第八連，連長係第一期的伍誠仁。十五年十月六日畢業，分發到錢大鈞將軍的二十師補充團見習。十六年至南京追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司令部司令陳辭修將軍，任特務隊長。不久警衛司令部撤消，特務隊改編為憲兵第二團的一個連，團長正是他在黃埔受訓時的連長伍誠仁。

徐志道雖然踏進憲兵的大門，但是當時憲兵和普通軍隊差不多，並不是名副其實的憲兵。當時的首都衛戍司令（後改為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將軍設憲兵軍官講習會，挑選憲兵軍官二十多人，授以憲兵教育，徐志道為其中之一。名列前茅，得最高分，為谷司令所看重。接着憲兵司令部成立，谷司令兼憲兵司令，參謀長申聽禪兼副司令，徐志道得為憲兵特務營營長。

任職憲兵疏導學潮

二十年九一八日本軍閥侵略我東北，全國學生蜂起請願，要求抵抗日本，罷課遊行。南京方面應付學生運動，不知利用學生熱情，予以誘導，而連續逮捕學生六十多人，使學潮更為擴大，導致以後滙合各地來京請願學生攻打外交部和中央黨部的嚴重情況。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南京遊行示威學生一千多人圍集於警備司令部大門週圍，請求釋放被捕的學生。徐志道從側門走進司令部，裏面祇有少數低級職員，趕緊電話和總務處長聯絡，要他留在司令部照料一切，等候司令官指示。谷司令知道他在司令部，囑咐他應付這些學生，隨時電話中央黨部報告消息。這一次是徐志道牛刀小試，非常成功。

學生們高聲叫罵，敲打大門，徐志道知道龜縮不是辦法，必須面對面接觸這些學生才能解決問題。於是打開大門，放了兩張椅子，上去向學生們講話。他說：「谷司令官因開會不能離開，派我來向各位講幾句話。各位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

知識青年，也是國家未來的主宰者，大家一定知道我們國家現在遭遇的內憂外患，我們必須人人愛護國家，擁護政府，齊心齊力遏止侵略，國家才能安定，才能走向富強的道路。」時有掌聲打斷講話。

又說：「一個青年人的學業非常重要，萬萬不可輕信人言，附和盲從，以致浪費寶貴時間，影響學業。各位如有請求，只要合法合理，不影響社會治安秩序，我可以代表……」

「我們不要聽！」人羣中有人高喊：「我們要谷司令立刻釋放被監禁的同學，我們要司令部登報道歉，保證今後不再逮捕學生。」

「據我所知，我政府恐怕這些同學萬一擾亂治安，觸犯法律，才把他們保護起來，完全是愛護青年，他們現在孝陵衛，飲食起居，政府照顧的非常好。既不是監禁，有甚麼釋放不釋放，還登報道歉甚麼？司令部決不越法捕人，向誰保證呢？」

「好！」先前喊話的那幾個人說：「就算不是監禁，可是他們已經被保護好幾天了，請你答覆！甚麼時候送他們回家？」

「對對！請你答覆！請你答覆！」其他學生哄然響應，一片嘈雜。

「關於這個問題，我無法答覆，因為谷司令要我代表他和大家見面，沒有提到這一點，等我電話請示以後，再來回答各位。」

說完，下了椅子，向部內走，有七八名學生跟在後面走來，徐志道問他們：「你們還有甚麼事？」

「我們跟你進來，聽電話！」

「軍機重地，閑人禁止入內。」走過天井，進入大禮堂小側門時，他對那七八個人說：「請大家在門外等一下，我進去打電話。」

他把一切情形報告谷司令，司令官仍主張將為首的學生逮捕。他以為逮捕將擴大風潮，不易收拾，不敢大意，沒有照谷司令的主張去做。學生們鬧了大半天，有些人饑餓難耐逐漸散去。圍攻警備部的學潮，很平靜地解決了，沒有造成更嚴重的情况。

達成對日軍事交涉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閥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侵略戰爭。二月一日夜，停泊長江的日本軍艦發砲轟擊下關，居民紛向城內逃難。谷司令命徐志道為警備司令部下關辦事處主任，告訴他：「如果下關不守，你就捉人頭來見我。」

第二天徐志道到達下關，居民已經逃避一空不見人影。而日本領事館的人員已都移住艦上，可知情況非常緊張。徐志道要憲兵日夜巡邏，他和第三連方連長約定，早上七點鐘到晚上九點鐘，由方連長負責出巡，晚上九點到次日早晨七點鐘，由他自己出巡。

他覺得下關的工作在恢復秩序，但居民既已逃走，還有甚麼秩序恢復？所以召回逃難的民衆，為最首先要做的工作。第二天召集憲警稽查人員、各社團負責人開會，決定工會商會出席人員聯絡逃亡在外的工商界領袖早日回來復業，憲警稽查人員切實保護人民，嚴禁擾民宵小。一週以後，

已恢復舊觀。惟經此次逃亡，地痞流氓大肆活躍起來。

一天去漢口的輪船上，有一位軍官被搶，將搶犯捉住，他呈報司令部批准在雨花臺槍斃。這一個流氓被槍斃以後，下關的其他地痞流氓，逃的逃，藏的藏，再不敢為非作歹了，所謂殺一儆百，的確有效。

下關秩序剛恢復，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谷司令官派蔡侍從副官到辦事處找徐志道，說司令官剛接到日本領事上村木四郎的通知，說國軍從浦口渡江到下關，轉往上海增援，他們要開砲轟擊，陸戰隊要登陸狙擊，要他趕快處理。並拿出司令官的手令，要他偕蔡副官到日本兵艦訪晤上村，商量緩和緊張局勢，結果如何？由蔡副官回報。

他們走到碼頭，輪流向日本兵艦喊話，放小艇來接他們上兵艦，終於有一小艇來接他們，上兵艦和上村見面。上村對徐志道在下關的情形非常清楚，一再讚揚。突然一幕醜劇上演。

上村說：「你對你的國家貢獻太大了，真太辛苦。」一面說，一面從西裝口袋裏掏出一疊很厚的美鈔，向徐志道口袋裏塞，還說：「小意思。」

徐志道很機警，不覺大驚，側身避開，上村向他的另外一邊口袋塞，兩人一個要塞，一個避不讓塞，糾纏在一起。蔡副官看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徐志道不禁脫口而說：「你們日本人常用這種手段，收買我們中國的低級無恥份子，做你們侵略工具；我是中國的憲兵軍官，你怎麼也

想拿利來誘惑我？……」

正好茶房（中國人）端咖啡和點心進來，兩人才縮手，停止糾纏。徐志道爲使上村不太失面子，於茶房退出後笑着說道：「對不起，你的好意我很感激；可惜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員，不能接受你的厚禮，還請原諒！」

「失禮！」上村連聲說：「沒關係，請坐！用咖啡。」

「谷司令官本想親自來請教，因爲今天風雨太大，來去很不方便，所以要我就近代表他來拜訪。」醜劇演完，徐志道向上村說。

「谷司令交代你甚麼事？」上村問。

「他祇告訴我，貴國駐在這裏的海軍，對我們的軍隊調動，發生一些誤會，要我和閣下交換意見。」

「你認爲這個誤會怎樣處理，才能使雙方滿意，不致發生嚴重後果？」上村問。

「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向遠處看。」徐志道推斷，日本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是在威脅，可以大道理說服他：「中日兩國素稱兄弟之邦；共存共榮，才是兩國之福。現在既然發生誤會，應該在桌上談，絕不可因爲一點小誤會就要在軍事上比勝負。……在南京，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再發生誤會，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大家陷入泥淖。」徐志道大發鴻論時，上村頻頻點頭。

「你的看法，我很贊成。南京萬萬不可再發生誤會，所以我要把我們海軍所持的態度，通知谷司令注意。」上村說：「問題是我們海軍方面的行動，我沒有權力來干涉他們，他們希望你們

不要由浦口運兵過江，增援上海。如果再運的話，他們就不得不開砲，陸戰隊登陸，那我就沒有辦法了。你能要求你們政府，不再由浦口運兵過江嗎？」

「據我所知，我們的部隊確曾有過從浦口渡江到下關，這是部隊定期換防，不是增援上海。請你先向你們海軍指揮官解釋，以免誤會。至於以後部隊換防，不再由浦口渡江，我以爲並不重要，我們政府或許可以同意，等明天請示後，再答覆你。」

「明天甚麼時候和我聯絡？怎樣聯絡？」上村問。

「我想明天中午以前，谷司令會同你聯絡，告訴你如何決定。」

第二天上午徐志道電話報告谷司令昨天交涉結果，谷司令官說：「你替中國的革命軍人爭光，我真爲你高興。這一次你應付的很得當，上村要求我軍不再由浦口渡江，我已請示過，沒問題，等一會我就和他聯絡，答覆他。」徐志道辦外交，結果圓滿。四月下關辦事處撤銷，徐志道晉升爲中校。

溝通中央地方隔閡

二十五年徐志道升任憲兵司令部總務處長，已經官拜上校，當時憲兵有八個團，第一團團長黃珍吾、第二團團長金德洋、第三團團長袁家佩，第四團團長吳天鶴、第五團團長文重孚、第六團團長凌光亞、第七團團長王公選、第八團團長韓文煥。

因第五團營長夏之時和團長文重孚意見衝突，互相告到司令部，將夏營另調工作，文團長不聽命令，堅持將夏營長綏送重慶行營，谷司令以文重孚驕縱狂妄，所以報請軍政部何部長將文撤職，派徐志道接任第五團團長。臨行晉謁何部長，何部長說：「你到成都後，不能和在南京一樣，整天坐辦公桌，必須時時和成都的將領保持接觸。他們喜歡吃喝玩樂，你不能以爲是憲兵團長，避不和他們在一起。……好好去肆應吧！」

到達重慶，去晉謁行營代主任賀國光將軍，賀說：「那年你去下關，應付紊亂艱危局面，我真爲你擔心。（當時賀任警備副司令）但你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終於達成任務。現在成都，謠言不斷，晚間槍聲四起，人心惶惶。你到成都先去看看劉浦澄（川康綏靖主任劉湘），表示禮貌拜訪請教，劉文輝經常駐康定，有時回成都，不妨也去拜訪。此外如鄧錫侯、王讚緒、潘文華、唐式遵、李家鈺等，經常留在成都，應多交往，多聽他們的意見，了解各方面實情，隨時提供政府參考。」

又告訴他：「成都的中央部隊，除憲五團，還有軍委會的一個特務團，團長石祖德人很持重，軍分校有學生一千多人，我最不放心分校主任李明灝，躁急好勝，容易出亂子。……萬一出亂子，大家固守駐地一兩天，我們空軍不就會飛到嗎？我經常去成都，你只管相機去處理應付，我一定替你負責。」

徐志道本着何應欽、賀國光兩位指示，二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到達成都，接任團長。文重

中外爭很順利地移交清楚，也開始和四川的將領交往起來。四川將領李家鈺和唐式遵兩位軍長私交很厚，擁護中央，崇敬委員長蔣公，對劉湘無好感。鄧錫侯人稱水晶猴子，對各方面都應付。潘文華和嚴嘯亮是劉湘的親信。

徐志道和劉湘接觸的很合式，他去拜會劉湘時，劉說：「關於你的為人處事，賀元靖（國光）先生已經告訴我。我覺得你來成都，再好不過，一定能增進中央對成都的了解。我劉湘絕不是不講信義，不明事理的人。人家常常造謠，說我劉湘要造反，我會這樣愚蠢嗎？現在全國將領中，還有那位的資格比我老？我領導川康地區，已經心滿意足，絕不能再有做全國領袖的想法，我怎會造反？再說國難已到嚴重關頭，日本隨時有侵略的可能。我們不團結，一旦國家亡了，大家做亡國奴，難道我劉湘連這點利害都不懂嗎？那些造謠的，不知是何居心。」

劉湘把徐志道當作知己，這樣坦誠的談話，的確不是虛假，他以後和劉文輝、鄧錫侯接觸，他們私下都說劉湘靠不住，其實劉文輝才真靠不住呢。劉湘又說：「成都甚麼奇奇怪怪的謠言都有，軍人政客中的投機分子，惟恐天下不亂，散布謠言，淆惑人心，難免不有。但更應注意的，恐怕潛伏在機關和部隊的共產黨分子，有計劃製造中央和地方磨擦，好乘機作亂。」可見劉湘的頭腦非常清楚，絕不是糊塗蟲。

成都沙利文是四川將領們的俱樂部，吃喝賭錢，有美女侍候。徐志道也打入這個圈子，幾乎每天要去一次，和各個不同想法的軍人都建立了

交情。但特務團團長石祖德和軍分校主任李明瀾顯然和他們劃了一道界線，分成地方和中央。徐志道這一次來成都，對消除四川將領和中央的隔閡相當成功。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全面抗戰，劉湘奉召入京，晉謁委員長蔣公，表明川軍擁護中央，參加作戰。後來重慶作為戰時國都，徐志道的努力，不無關係。

二十五年徐志道和韓文煥、周競人、方濂瑕四人組團赴日本考察憲兵，先訪問日本憲兵司令部，參觀幕僚作業，由憲兵司令中島中（川島？）親自接待，舉行簡報，報告日本憲兵歷史、沿革、編制、勤務、訓練、教育等，即席贈送各項資料。他們作業處理，完全是分層負責，一位下士官處理他職權範圍內的事務，上級絕不干涉。其有需經上級了解的，簽送上級簽字後執行，不需上級了解的，逕自執行，辦事效率極高。

當時日本憲兵司令部以下，隊為最高單位，冠以地名，如東京憲兵隊、大阪憲兵隊，隊長為大佐，隊以下為分隊，分隊以下為小隊。分隊數並不固定，視勤務區大小，人口多寡，環境需要而定。

由一位憲兵大佐陪同他們訪問東京憲兵隊，東京警視廳。日本戶籍警察，每人管轄一百二十戶至二百戶，管理極嚴，沒有空戶假戶，他們查詢戶口異動非常認真，不像臺灣校對戶口，虛應故事。返回南京後，由徐志道撰寫考察報告。報告寫完，並編著「憲兵常識」一書。

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徐志道就以爲憲兵不同於普通軍隊，既爲軍事警察，又要負責社會治安

，兼掌普通警察任務，必須專業化，知識相當高的人才能擔任，於是寫下「憲兵改造方案」：

1. 將當時五個憲兵團甄選素質較優的官兵，編成兩個憲兵總隊，施以嚴格訓練。其餘不適宜任憲兵的三團兵力，編爲陸軍步兵團。

2. 改編爲步兵的三個團經費，申請保留，以一部分移作提高憲兵待遇之用，其餘經費，另成立憲兵教導總隊，招考訓練新憲兵。

3. 新招考憲兵資格，須具有中等以上學校學歷或同等程度者。

4. 第一期教導總隊訓練，訓練完成，連同原有之兩個總隊，先編配爲大都市之地方憲兵總隊，例如首都憲兵總隊、上海市憲兵總隊，然後陸續編配。次要省會與縣市配置大隊，另編列預算。

5. 地方憲兵訓練編配完成，再着手編練機動憲兵總隊，配置於軍事要地及交通樞紐地區，擔任特定任務，支援地方憲兵。

6. 總隊大隊均置副主管四人，一主管業務執行，二主管教育訓練，三主管情報法制，四主管督導考核。

7. 每隊配馬十二匹，以供日常巡邏及緊急追馳之用。

這項改造憲兵方案呈報委員長後，奉准照原方案辦理。由徐志道在三十四標籌備憲兵教導總隊，招考幹部教導隊與軍士教導隊各一隊。谷司令自兼總隊長，徐志道任總隊附。改造方案得以實現。

戴笠吸收進軍統局

淞滬戰爭打了三個月，戰事逼近南京，徐志道負責將憲兵司令部移駐長沙，接到上級派張貞為憲兵副司令的命令，他以為張貞係福建師長，不知憲兵特質和任務，因電谷正倫司令呈述此意見。後來才知道張副司令為原憲兵教導團團長張鎮，電報將鎮誤為貞。而他任總務處長時，張鎮要他簽辦核銷一筆經費，因為不合規定，他未簽辦，張對他很不滿意。現張任副司令他又反對，情況越發惡化。俗話說：「不怕官，只怕管。」他不能再待在憲兵團體了，祇好離開憲兵方面的職務，到漢口找桂永清。

桂已赴前方，祇好住在漢口一家旅館等候。一天下午八點鐘，四期同學趙永瑞來看他，要帶他看一位同學，趙說：「志道兄：這裏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同學，我們一同去找他，聊聊天，好不好？」

「那一位？」徐志道問趙世瑞。
徐志道在憲兵待了十年，是出色的憲兵幹部，有貢獻，有建樹的傑出人才。可是由於人類醜惡的一面作祟，愛護他的谷正倫司令，對他並沒有堅定的信任，敵對者和妒忌者與風作浪，迫使他不能不痛離開憲兵。

因為他解決了日本上村領事威脅，日兵艦要向下開關砲，陸戰隊登陸的問題；又拒絕上村向他口袋裏塞美鈔，想收買他的下流作法，谷司令曾對他說：「我知道了，你替革命軍人爭光，我真為你高興。」

人家說他發鴉片財，谷司令却又對他說過：「徐營長！一個人祇是有錢，是沒出息的。一個

年輕有為的人，必須創造偉大的事業。我們是革命軍人，更要為主義，為國家，堅強奮鬥，假如只知存心要錢，那我看就是有幾十萬元，存進租界銀行，一旦國家亡了，還有甚麼用？」

原來警備司令部下關辦事處未設立以前，下關檢查所查扣的鴉片煙送稽查處處理，辦事處成立以後，核准查扣的鴉片煙送司令部庶務科。稽查處失去這一筆財富，對他仇恨，所以造出他查扣鴉片，發了大財的謠言，谷司令才講那些話。

下關查扣鴉片，的確可以發大財的，有一天憲兵方連長對徐志道說：「現在士兵苦死了，衣服祇有一套，無法換洗。草鞋襪子都破了，沒有補充，這種情況，兵真不好帶。這幾天，我想到一條財路，祇要營長肯點頭，可以說是十拿九穩的。」

「甚麼財路？」徐志道問方連長。
「鴉片商從漢口運鴉片，經下關運到上海，每天至少有一萬兩，掉藏裝卸，巧妙異常，檢查到的，真是微乎其微。」

「這算甚麼財路？」徐志道打斷方連長的話，很生氣地的說。

「前幾天，」方連長囁嚅着說：「商人看見憲兵生活苦，願意取得我們的默契，不要檢查，每兩送我們一元，每月可得三十萬銀元。我想，若以半數繳司令部庶務科，貼補司令部特別開支，其餘的以百分之四十津貼我連上的士兵，改良生活，百分之六十作為辦事處的經費。辦事處沒有分文經費，也不是辦法。」

「方連長，你的用心很好，如此皆大歡喜。」

「徐志道說給方連長聽：「我們憲兵是執法維護軍紀的，就算司令部准了你的說法，你想想看，我們做這樣違法營私的事情，對一般部隊，對整個社會，如何交代？如何自圓其說？就是司令官信任我，我也不能冒昧去報告呀！」

徐志道把這件事報告了參謀長申聽禪將軍，表示聽了谷司令的話非常難過。申參謀長聽了，也為他歎息。他回到下關，寫好辭去辦事處主任聽候查辦的報告，第二天晉見谷正倫司令的時候，雙手呈上，谷司令說：「人家傳說的話，我明白，完全不確。你是一個有為有守的青年，我才勉勵你，放手去幹好了，我替你負責。」

另外一個迫使徐志道不得不離開憲兵的原因，是張鎮做了憲兵副司令以後。當他做憲兵司令部總務處長的時候，張鎮從委員長侍從室待衛官調任憲兵教導團團長，有一筆不合規定的經費，要他簽辦核銷，他以為不合規定，拒不簽辦，因此使他們感情發生裂痕，種下惡因、禍根。

南京撤退前，徐志道奉命率領司令部人員撤退長沙，他被派為憲兵學校研究委員，接到谷司令的電報，委員長派張貞為憲兵副司令，他以為張貞在福建帶兵，不了解憲兵業務，認為不妥當，曾向谷司令建議，應該慎重。後來副司令到職，才知道是張鎮，並不是張貞，一字之誤，可能是電報譯錯了。過了幾天，司令部傳出閒話，說他曾反對張鎮出任副司令，因為他自己想幹。

徐志道認為張貞任憲兵副司令不妥，並沒有反對張鎮，很可能谷司令把他的電報交張鎮看過，張當然不高興。況且以前已有隔閡，還管他甚麼

中 張真不張真，反正是在反對張副司令，要徐志道等着瞧。

雜 俗話說：「不怕官，祇怕管。」他在張鎮出任副司令之後，自然難討公道，若不乘早離開，一定要吃大虧。剛好桂永清將軍任二十七軍軍長，要他擔任二十七軍的參謀處長，乘此機會，藉口脫離憲兵，趕緊向谷正倫司令辭了職。

二十七年六月下旬徐志道抵達漢口，桂永清已赴前方，工作問題落了空，這是多少年來首次失業。爲了節省開支，住在漢口一家小旅館樓上。沒有幾天，黃埔同期同學趙世瑞來看他。他很奇怪的問：「世瑞兄！你怎麼知道我來漢口，住在這裡？」

「我是千里眼、順風耳，怎麼不知道你的行動呢？」趙世瑞很幽默地說：「這裡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同學，我們一同去同他聊天，好不好？」

「誰？」徐志道問。

「戴笠同學！你聽說過沒有？」

「我知道，他負有特殊使命，無端去打擾他，不好意思，我不去。」徐志道考慮一番說。

「我不打聽清楚，沒有把握，怎麼好來約你？走罷！」

趙世瑞偕同徐志道到達巴黎街八號，已經很快到夜晚上十點。趙世瑞似經常來往的，不到幾分鐘，戴笠先生來到會客室，趙世瑞趕緊介紹，戴笠先生趨前和徐志道握手，連說：「我知道！我知道！」

徐志道和戴笠先生是第一次接觸，第一次談話，但是戴笠先生對他毫不生疏，像很知己的朋友一樣。他感覺到戴笠先生很豪爽坦誠，眼睛威風凜凜，非常健談，簡直沒有別人插嘴的機會。他靜聽着，趙世瑞沒有插嘴說半句話。

「你對憲兵的貢獻，非常之大。」戴笠先生說：「從你輯撰憲兵教程，擬定憲兵服務規程，一直到擔任警備部下關辦事處長，應付緊張局面，猶能研究憲兵改造方案，計劃建設新憲兵。等到谷司令批准你擬的方案，又要你負責創辦憲兵教導總隊，憲兵訓練所。就因爲你這辛勞努力，全力爲憲兵開創新的里程，才引起人家對你的妒忌，常在谷司令跟前批評你計劃的憲兵教導總隊，名稱怎樣不適合，編制怎樣不妥當。衆口鑠金，終於打動谷司令的心，改憲兵教導總隊爲憲兵教導團。你的地方憲兵和機動憲兵的編組配置計劃，也就胎死腹中了。」

這一席話說的徐志道目瞪口呆，戴笠先生怎麼知道的這樣清楚？他不是神仙，我的遭遇，我的一切，連我都不清楚，他怎麼知道呢？徐正在思索，戴先生又說：「你進法國憲兵學校，案已決定。可是就因這樣，更增加了人家對你的妒忌，利用同鄉關係，一再向司令設詞阻擾，所以谷司令就拿經費無着落爲藉口，來敷衍你。其實，不要說你一個人去留法，就是三個五個人去，祇要報告委員長，委員長也不在乎這一點錢，不會不准的。」

徐志道對於留法受阻，始終不解，耿耿於懷，那天聽了戴笠先生敘述他的遭遇，才恍然大悟。谷司令對他雖然愛護，信任不够深刻，幸好他及時離開憲兵，否則若被張鎮藉機報復，真是不可

堪設想。

戴笠先生又說：「你在成都任憲兵團長那一段時間，從容應付那些四川軍閥式的將領，做到『弭患無形』，我以爲你的工作很成功，對國家貢獻不小。依照常情，上級一定會更借重你，但你却堅決辭職，這是甚麼緣故？你不說，我也知道。因爲谷司令對你很不错，你受了委曲，又不想告訴他，所以乾脆辭職。志道兄！是不是這樣？」

這段話說的他口服心服，聽的他既驚奇又敬佩。戴笠先生好像身歷其境，自己看到似的。他對徐志道的一切遭遇，心理狀況，知道的清清楚楚，真不愧爲知己，他的精神完全被他所掌握，真是心悅誠服。

結束談話，已經夜晚十二點多鐘，握手告別。徐志道在返回旅館途中，一再回想，戴笠先生真乃非常人物，能够對他這樣了解，無異神仙。趙世瑞吹牛，他是千里眼、順風耳。真正千里眼、順風耳是戴笠先生，不是他。趙世瑞找他，是戴笠先生要他來找的，趙世瑞憑甚麼知道他來漢口？憑什麼知道他住在這家旅館？他早被戴笠先生所注意，他的行動早被掌握，才會一到漢口，就來找他。

隔了一天，趙世瑞又來找他，說：「戴笠先生的工作組織，原來是個處，現在已擴充爲局即軍委會調查統計局。今天下午三點鐘，在武昌舉行局務會議，要我來請你去參加。」

「開甚麼玩笑？」徐志道心裡明白，戴笠先生已不把他當外人看待，否則，怎麼會要他參加

局務會議呢？故意對趙世瑞說：「戴笠先生的機構多麼秘密，人家開局務會議，我算老幾？怎麼好意思去參加。我不去。」

「求求你！」趙世瑞說：「我是奉命來請你，你不去，教我怎樣交差！」

他們到達武昌，已過三點多鐘，會議快要開完，祇在鄭介民先生旁邊有個空位，他祇好坐在那裡。一會兒散會，他跟着大家走出會場，戴笠先生站在會議室前面的休息室，說道：「志道兄！請你進來坐一坐，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談談。」

「本局現在擴大編制，任務加重。」徐志道跟着戴笠先生走進休息室，剛剛坐定，戴笠先生就說：「現在正在安排人事，我考慮了好久，想委曲你一下，請你擔任軍事科科長。」

「我來漢口，是桂永清先生約我來的，我還沒有和他見面，就擔任別的職務，怎樣交代桂先生呢？」

「這個沒有關係。」戴笠先生說：「桂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馬上給他電報，告訴他，我已請你到本局工作了。」就這樣，徐志道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

坐鎮浦東敵軍受制

所謂軍事科是軍統局第一處的一個科，主管軍事情報的整理、分析、研究，綜合一天的情報送委員長侍從室，由唐乃建（縱）先生彙集各方面的情報，呈委員長核閱。重要情報則隨時呈送，爭取時間。

徐志道幹了三個月軍事科長，每天工作到夜

晚一兩點鐘，增加了不少新的經驗，並不困難。不過他還是想帶兵，到前方打仗，因此去見戴笠先生。戴笠先生毫不遲疑，讓他辭去軍事科長，答應另調工作，要他休息幾天，去長沙等候。在長沙祇待了兩三天，即隨同戴笠先生前往屯溪，視察忠義救國軍。行至南昌，因武漢危急，戴笠先生奉委員長電召，飛返武漢，由他做代表，前往屯溪視察。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是曾做過廣西省主席的俞作柏，參謀長為徐光英，參謀處長為郭履洲。

徐志道視察忠義救國軍完畢，返回長沙，正是張治中火燒長沙的前夕。徐志道看見戴笠先生正忙着指揮卡車裝運東西，街上不見一人。戴笠先生要徐志道趕快乘原車離開長沙，到沅陵等他。因為那天夜間會有很大變化。徐志道說：「我和戴笠先生一起走。」

「趕快走，趕快走，我自有的辦法，要不着你為我耽心。」

徐志道走在途中，望見長沙起了大火，七八處火舌，直衝雲霄，他才知道當天有很大變化，就是火燒長沙。到了沅陵，與戴笠先生會合，才知詳情。戴笠先生曾盡力勸阻張治中，敵人進攻長沙的情報絕對靠不住，萬一要行動，也要等到敵人快接近長沙的時候。張治中一意孤行，不接受他的勸告，戴笠先生趕緊打電報報告委員長，後來張治中想把這個責任推到戴笠先生身上，因為有這封電報的發報時間為證，才免去麻煩。

二十六年十一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也想焦土抗戰，火燒杭州，幸戴笠先生趕緊上電報告委員長，及時加以阻止，才救了杭州。這次張治中焦

土抗戰，時間太急促，戴笠先生沒有救得了長沙。張治中又把責任推到警備司令鄧梯、警察局長文重孚、警備團長徐崑三人身上，作了他的替死鬼，令人憤恨。

這一年十一月，戴笠先生派徐志道為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參謀長，秘密到上海工作。這是他初次嘗試敵後工作，臨行戴笠先生交給他一本密碼本，要他保管好，裡面有到上海以後的聯絡方法，要熟記之後燒掉。聯絡的地點是霞飛路一家大飯店，每天上午十點鐘去吃早點。他問淞滬指揮部何人負責，戴笠先生告訴他，暫時不必問。他到達上海，一連去過霞飛路的大飯店兩天，沒有結果，他發愁聯絡不上。第三天果然有位穿深藍色長袍，頭戴圓形呢帽的人走到樓上，東張西望，似在找座位。他看見此人不錯，帽子偏向右側，再看胸前鈕扣旁插着一枝鋼筆。於是抬起右手，由前額向後，撫他的頭髮，再順手抓一下耳根。那人向他的桌走來，喂了一聲，說道：「鎮東兄，你也在這裡吃早點，我請客。」

「曉民兄！」徐志道趕緊站起來，一邊和來人握手，一邊說：「好久不見了，今天真巧。」

原來那個人就是報務員，他把給戴笠先生的電報稿子交給他，覆電很快到達，立刻送到旅館裡。徐志道感覺到非常奧妙、刺激，好像真有個「鎮東兄」和「曉民兄」似的，戴笠先生的這一套真了不起，打心眼裡發生了無比的信仰。

根據電報指示，去找徐光英，去年在屯溪見過面，已經不是生朋友。他以為徐光英就是淞滬指揮部的負責人，見面寒暄以後，徐志道問徐光

英：「戴笠先生命我來任參謀長，目前要我來做甚麼事？」

「忠救軍的總指揮現在是周偉龍，我也是臨時奉命來上海的。」徐光英說：「戴笠先生對幹部的的工作，大半是因時因地直接指示，你來任參謀長，未必就是要你主持幕僚長的業務。戴笠先生的電報，不是說你的工作另電告知嗎？」

沒有幾天，徐光英轉來戴笠先生的電報，要徐志道去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地區視察第二縱隊及所轄第五、第六、第十三支隊，並送給各支隊新的密電本子。這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徐志道把密本和水菓放在一起，很安全帶到無錫，沒有碰到日軍，真是萬幸。視察完澄錫虞的忠義救國軍，不走陸路，走水路，由江陰到南通，再轉上海。回到上海，奉戴笠先生電召，到香港見面。

徐志道到達香港，根據電報指示，在半山腰的一幢獨立洋房，看到戴笠先生。這幢洋房據說是貝松霖的別墅，戴笠先生臨時借用的。戴笠先生對徐志道這一次上海之行，非常滿意，認為他對軍統局的工作，已經可以勝任愉快。除了慰勞辛苦，告訴他：「周偉龍已離開上海，淞滬指揮官由副總指揮楊蔚兼，不久可到上海，徐光英也不會久在上海。你累了，就在左邊那間空房休息，晚上就住在這裡。」

一會兒戴笠先生請徐志道去，告訴他當天要會見幾位客人，由他乘汽車分別迎接，順手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客人的姓名住址，叮囑他用過焚燬。他先去接第一位客人，談了一個鐘頭，

送走第一位客人，再去接第二位客人，頭一天接送了三位客人。第二天又接送了好幾位客人，好像這也是給他一種磨練似的。用意在要他認識這些人。

第二天晚上，戴笠先生和徐志道一塊兒吃晚飯，邊吃邊談。戴笠先生說：「昨天和今天接見的客人，都和我們的工作有關係。大體說來，都還不錯，港九工作已安排好了，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裏，我要你來香港，原打算讓你瞭解這裡的情形，留在這裡工作。現在又想到一個問題，必須馬上處理。浦東忠救軍第一縱隊指揮官何行健和第三縱隊指揮官于陶生成見很深，幾成水火，這樣下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我想把于陶生調開，由你去接他的第三縱隊指揮官職務。你的意見如何？」

「我沒有意見，」徐志道說：「戴笠先生認為適當，我願去試一試。」

「你回到上海，去看看江一平律師，他會照顧你。何行健經常在上海，不妨去和他談談，多了解一些浦東的情形，好作心理上的準備。」

戴笠先生不讓徐志道到機場送行，徐志道第二天起來，戴笠先生早已走了，飄忽的像一條神龍。他由香港回到上海，楊蔚已經到達，文強任政治主任，都接過頭。也去看過江一平律師，江說：「以後工作上遇有困難，隨時來找我，不必有何考慮。」徐志道和何行健碰頭，聽他自己吹牛，令人生厭，很不是味道。何對於陶生批評很不好，一切錯都在于而不在何。何又一再表示要陪徐去浦東，再度接觸，何又拿金錢和女色來誘惑徐志道

，益發使徐志道提高警覺，一切行動不能受何控制。迫和于陶生聯絡妥當，徐志道不使何行健發覺，到達浦東。

于陶生原係國軍的營附兼連長，收容國軍散失的部隊，成立了忠救軍的第四支隊。戴笠先生為了統一指揮何行健第一縱隊以外的浦東部隊，成立第三縱隊，由于陶生兼縱隊指揮，引起何行健的妒忌。第三縱隊除于陶生的第四支隊，有徐承德和顧繼明的兩個大隊，顧立峯的大團鎮民團大隊，沙川縣的張惠芳獨立一支隊。

于陶生說：「何行健常住上海，大搖大擺，吃喝玩樂，對敵偽工作人員，毫無避忌。如果不是和漢奸有勾搭，他敢這樣招搖嗎？」後來何行健果然叛變，通電擁護汪兆銘的偽組織，戴笠先生很巧妙地予以解決。

徐志道在浦東待了將近一年，那點游擊武力，雖然不足以和敵人對峙，正面作戰，但牽制了敵人一個聯隊以上的兵力，也符合了我們長期抗戰的作戰目的。徐志道指揮所部，對奉賢縣城，川沙鎮鎮、南匯大團鎮，都曾夜間襲擊，拂曉突擊過，收到威脅敵軍心理之效。敵人對徐志道也會數次進襲搜捕，幸均避過，最後匿居於南匯縣城韓姓友人家中。南匯為敵人重要據點，他們萬沒想到想要捕捉的人，就住在他們左右。

二十九年春徐志道調往重慶工作，從南匯到上海，須經過好幾處日軍崗哨，為了安全，乘漁船前往。賣魚的漁船，每天早晨從浦東開往上海，船頭小艙儲放雜物，往來久了，敵人並不注意，徐志道就藏在小艙內，躲過敵人哨兵的檢查，到

達上海，經香港，飛返重慶。

從事敵後破壞工作

為加強各機關的防奸防諜工作，軍統局於二十九年四月到八月間，開辦秘密監察人員短期訓練班，每期訓練兩個星期，共訓練了四百七十多人。受訓者由各機關首長選擇該機關最忠實可靠，熱心工作者保送。這就是以後機關保防的首創，戴笠先生自兼主任，劉璠任副主任，徐志道任隊長，不久徐又兼任副主任。這次訓練，對各機關的安全，的確有了保障。

委員長蔣公於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參謀長會議時，指示訓練便衣混城隊，進行在敵後和敵人作戰。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各戰區參謀長，各集團軍參謀長，為了實行委員長的構想。結果訓練混城隊的工作任務，又落在戴笠先生肩上。於每一戰區由軍統局派遣少將編練專員一人，教官數人，負責訓練戰區的便衣混城隊，隊員由各部隊挑選保送，訓練一個月，然後派往敵人佔據的重要城市，進行破壞工作。訓練完畢，編練專員改為督導組組長，協助司令長官辦理指揮混城隊的一切活動。

第一戰區編練專員為趙理君，訓練地點在河南洛陽；第二戰區徐光英，訓練地點在陝西宜川；第三戰區郭履洲，訓練地點在江西上饒；第四戰區楊繼榮，訓練地點在廣西柳州；第五戰區徐志道，訓練地點在湖北襄陽；第六戰區楊遇春，訓練地點在湖北恩施；第七戰區湯毅生，訓練地點在廣東韶關；第八戰區高榮，訓練地點在綏遠

陝西；第九戰區羅國熙，訓練地點在湖南長沙；蘇魯戰區賀元，訓練地點在山東臨沂。派遣當時對於第五戰區人選，頗費周折，因為李宗仁不好對付。徐志道抗戰以前任憲兵團長，在成都周旋於四川將領之間，頗為得體，所以戴笠先生要他到第五戰區去，結果和李宗仁合作的非常成功。

珍珠港事變，軍統局奉命與英國合作，成立中英合作所。英國人答應裝備我們的部隊，進行對敵破壞工作，於是奉准在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別動軍司令部，以統一指揮敵後破壞襲擊工作，將各混城隊撥歸別動軍指揮，共編成七個縱隊，徐志道為第六縱隊指揮官。周偉龍為別動軍司令，尚望為參謀長。

英國人對合作沒有誠意，答應提供我們的器材武器都不兌現，合作無形停止。但別動軍並不因中英合作停頓而有改變，等到中美合作所成立，別動軍各縱隊由中美合作所訓練裝備，成為中美合作所指揮下的得力游擊部隊，發揮了極大的威力。

第一次和戴笠爭論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別動軍中將司令周偉龍奉命入陸大受訓，改由徐志道任別動軍司令，七月兼中美合作所參謀長，戴笠先生要他搬到中美合作所辦公，他請主任秘書潘其武分配兩間辦公室，但是潘其武並沒有當一回事。既然沒有辦公室，徐志道自然無法搬到中美合作所辦公，戴笠先生的個性，說做就做，他的命令不能打折。

半年以後，中美合作所會報，戴笠先生問徐

志道：「你搬來辦公沒有？」

「還沒有搬來，」徐志道說。

「你怎麼不聽我的命令？」在軍統局，一件事拖上半年，是很少見的怪事，戴笠先生聽徐志道說，沒有搬來，非常生氣，聲色俱厲地說：「

你有甚麼理由不照我的命令去做？……」

「戴先生！你講完了沒有？」徐志道坐在那裡，不慌不忙的說。

「難道你還有甚麼理由嗎？」戴笠先生聽說更加生氣，手指着徐志道說。

「戴先生！你講不講理？」徐志道突然站起來說：「事情沒有弄清楚，怎麼就隨便發脾氣，責備別人。」

「你講！你講！」戴笠先生被徐志道反問問的有些詫異，才說了這幾個字。

「潘其武兄在坐，請你問問他！辦公的房間騰出來了沒有？」

「這件事不能怪志道兄，」潘其武趕快站起來說：「是我的疏忽，請戴先生處分我。」

「志道兄！還是你對！」戴笠先生不再生氣，承認對方對，也就是說自己錯了。這是徐志道參加軍統局工作後，唯一的一次頂撞戴笠先生，事後非常難過。戴笠先生請他來幫忙，推心置腹，官階已升到中將司令，他還有甚麼話說。就因為潘其武對戴笠先生的指示疏忽，才引起這次的不愉快，始終耿耿於懷。

抗戰勝利後，戴笠先生和交通部長俞飛鵬商妥，將軍統局指揮的游擊部隊：忠義救國軍、別動軍、交通巡察隊改編為交通警察，以維護全國

的鐵路安全。這些部隊經過中美合作所訓練裝備，同美國人並肩作戰，戰果輝煌，戰鬥力極強。全部編了十八個總隊，另在交通部成立交通警察總局，負責指揮。局長吉章簡，副局長為馬志超和徐志道。徐志道記得，三十五年二月下旬，戴笠先生最後一次回重慶，一個夜晚十二點多鐘，戴笠先生要他去曾家岩談話，說道：「中美所每次開會，我總要你參加，但從來沒有要你報告工作，是要你了解全盤工作情況，我不在的時候，你可以照着我的意思去做。」

接着又說：「我上次去上海，買了八十萬加侖汽油，每加侖祇用六元，可供好幾年用，不會因缺乏燃料影響交通。去年我又在福建買下幾個大林区、木材儲量很大。」

「戴先生！你又不做木材生意，買這些大林区幹甚麼？」徐志道聽的很奇怪，插嘴去問。

「你不知道？」戴笠先生歎了一口氣說道：「抗戰期間，我們同志犧牲性很大，現在勝利了，對於他們的遺族生活，子女教育，我們都應該負責。我計劃用這些財產來辦遺族醫院、遺族學校、遺族住宅。你記住，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戴笠先生三月十七日殉職後，徐志道回想起來，那一夜的談話，不是遺囑嗎？徐志道認為更不幸的，就是四十萬東北滿洲軍，因戴笠先生之死，沒有收編成功，落到林彪手裡，演變成以後的殘局。

戴笠先生告訴徐志道：「東北四十多萬滿洲軍，曾派代表到重慶，願意輸誠，請求收編。可是軍政部爲了執行整軍政策，要他們繳械遣散，

使這些代表們焦急徬徨，無路可走。他們來見過我，我向他們表示，萬一軍政部堅持要繳械遣散，我一定負責報告委員長，由我來想辦法收編。」因他殉職，收編計劃成了泡影，林彪才撿到便宜，如虎添翼，在東北成了氣候。

徐志道後來調任保密局副局長，他沒有忘記戴笠先生殉職前半個月對他所講的話，沒有忘記死難同志遺族的生活和子女的教養，但是副局長

有甚麼辦法？

來臺潛心研究著述

三十七年徐志道當選爲海門縣國民大會代表，三十八年大陸情況惡化，總統蔣公命他擔任保密局局長。一因時機迫促，無法開展工作；又因有印無權，雖有計劃，也無法推動。來臺後，祇好退役，專心於憲政之研究工作。

編輯報告

• 編者 •

△名詩人、史學家立法委員王主任教授的「張作霖被炸實錄」將許多最真實的內幕秘辛、珍聞、掌故、歷史圖照，呈現在讀者眼前，既有歷史價值，更是極富可讀性的佳構，彌足珍貴。

△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的「中美合作抗日秘錄」本期寫到中美合作海上航空先制作戰，南海掃蕩截斷日本海上運輸，配合戰局牽制日軍的許多珍聞秘笈，生動翔實，讀來令人不忍釋手。

△王成聖教授所撰「田炯錦的志操」將一代學人政治家田炯錦博士的志業與操持，刻劃入微，栩栩如生，立論公正，值得細讀。

△本期編校完竣正在印刷時，又收到徐華江將軍、殷卓倫先生、孫韶康女士等大作多篇，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四月號刊登，敬請讀者期待。

△二〇四期39頁段祺瑞字芝泉，出生年月應爲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二月九日生，特此更正。

△二〇四期54頁第一段第16行以下應爲五十二年十二月底，藝芳女校校友舉行五十週年校慶暨曾寶霖校長與曾約農老師七十大壽之慶，陳誠副總統伉儷親臨致賀……54頁第二段第十行「陳誠副總統伉儷親臨致賀……並一再溢美獎勵」一節，作者記憶有誤應刪去。